

主编 孙映达

全唐诗 流派品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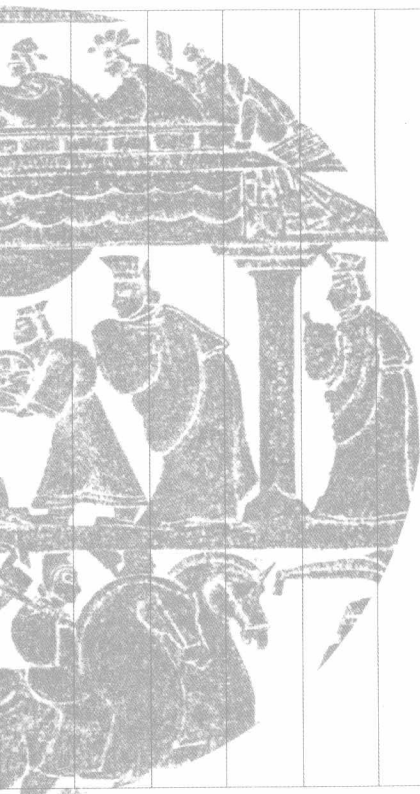
北京文艺出版社

全唐詩流派品匯

乙

主編·孫映達

北岳文藝出版社



封面题字集 褚遂良

副主编 刘方喜 沙先一
编 雷虹 王淑梅

李凤亮 任淑红
阎翠荣 刘蔚

乙集 盛唐诗

概 说

盛唐诗歌，是指唐玄宗开元、天宝至肃宗宝应（713—762）年间的作品，为时约五十年。在唐诗的发展史上，盛唐为巅峰期。安史之乱以后的八年，社会历史上的盛唐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仍然是唐诗的极盛期。盛唐诗坛上的伟大代表李白与杜甫双峰并峙，成为后人追慕难及的典范。

盛唐时代，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思想活跃，史称“开天（开元、天宝）盛世”。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造成了盛唐文人抱负远大、胸怀开阔、高度自信、自由浪漫的精神风貌，整个时代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文学、音乐、舞蹈、书画、雕塑、建筑等各类艺术都空前繁荣，诗歌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盛唐诗人融汉魏风骨兴寄与齐梁声律辞采为一体，“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吴乔《围炉诗话》），形成气象浑厚、兴象玲珑的诗歌风貌，从而在诗歌的精神内涵和艺术形式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盛唐诗歌的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存在着八个诗歌流派。一为开元前期，大约十五年左右，这一时期的诗歌可称为“盛唐始音”，存在两个流派：一为开元君臣诗，一为吴越名士诗。唐诗在

融铸前代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开始走向自立，诗歌的中心已经逐渐由宫廷与台阁向社会与自然转移，盛唐诗的特质或风貌已初步成型，而盛唐诗的不同风格流派也都于此滥觞。位为国相的张说有意识标榜气象浑成高朗之诗，一时影响士风，对唐诗向风骨健举、自然天真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气势雄放的王翰诗实为盛唐边塞诗之先声，张九龄的《感遇》直接成为盛唐太白《古风》等抒怀诗的先导，其诗之闲淡旷远则直接影响了盛中唐的王孟韦柳诗派，而吴中四士、王湾、孙逖等已首开盛唐山水诗之先河。唐诗已至其开阔的入海口，接下去便是浩荡澎湃的“盛唐正音”。

盛唐诗的第二阶段即为“盛唐正音”，是为开天时期，大约二十八年左右，存在四个流派：边塞军旅诗、山水田园诗、豪放飘逸诗和深婉哀怨诗。此期为唐诗盛中之盛者，其审美精神特质、艺术形式以及艺术成就等都已臻达唐诗史乃至整个中国诗史的巅峰。盛唐诗存在两种审美趋向：一为风骨健举、气势雄放，一为自然天真、清新爽朗。而这两种审美趋向又分别在两个基本流派中有相对集中的表现：前者于边塞军旅诗中，后者在山水田园诗中。高岑等人的边塞军旅诗承继鲍照和北朝诗人描写边塞战争题材的传统而在高层次上扩而大之，以盛唐诗人特有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壮伟怀抱与慷慨豪宕的人生意气，表现严酷的军旅生活、特异的边地风情以至壮丽的塞外风光，其气象开阔明朗，情调雄放悲壮，实为盛唐人抒发自身奔放的生命创造冲动最切合、最淋漓尽致的方式。王孟等人的山水田园诗综融了陶渊明吟咏田园和谢灵运摹写山水的传统而于神韵情调上变而化之，以盛唐诗人独特的恬静隽逸情怀和超然潇洒风神，表现山水景物的空灵韵致、田园风光的牧歌情趣以至人与自然的融洽关系，其色调清淡，兴象玲珑，意境幽远而又极富生活气息，乃是身处盛世的文人热爱生

命、享受生活的健康情趣的最好表现。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又恰体现了盛唐人较健全的生活的两个不同而又和谐统一的侧面，其思想根源虽有偏于“兼济”与“独善”之不同，但是，如果说“兼济”与“独善”是与传统文人形影相随的一对矛盾的话，那么，盛唐人较之其他时代的文人则较为合理地应对和处理了这一矛盾，从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格分裂——这在整体诗风上表现为后世诗少有的“豪放”与“自然”的交融统一：诗风自然清淡者不失之枯寂萧索，总洋溢着生机与壮气，而豪纵奔放者又不失之矫厉愤激，总呈现着自然与从容。也正因此，把这两种审美趋向、把兼济与独善高度统一在一起的李白及其豪放飘逸的诗歌才最足表征盛唐诗独特的审美品质与文化精神。内化着巨大的自由生命创造力的太白诗代表着唐诗的最高成就，而造成伟大诗人与伟大诗篇的盛唐，不仅是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时代，也是思想宽松开放、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儒道佛三家并立，政治功业虽然仍是文人证明自身生命价值的主要方式，但却并非唯一方式；隐逸赋诗虽然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达到获取政治功名目的的手段，但在隐逸赋诗这些生命活动本身当中，文人也能一定程度地在人生的诗化中获得审美享受，而诗歌艺术创造本身所获得的社会推许和认同，由此而产生的生命价值实现感（“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李白），无疑也是支撑太白高傲潇洒一生、促使太白源源不断创造出其卓越诗篇的动力之一。思想之自由宽容、价值观之相对多元化促成盛唐诗的风格多样，以王昌龄为代表的深婉哀怨诗别具一格，其情味隽永悠长，真挚动人，反映了盛唐人感情生活的另一面，而作为人生失意之情的细腻体味的表现，其深处仍映照诗人追求理想之执着，仍不失为盛唐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种表现。无论是李白、岑参的侧重于表现人生乐境，还是高适、王昌龄的侧重于表现人生苦境，都是构成盛唐正音高低抑扬、跌

宕有情的交响乐的重要旋律。

安史之乱给唐朝国势造成重创，也转变了唐诗的发展方向，盛唐诗进入第三阶段，是为“盛唐变音”，历经约八年，有两个流派：一为杜甫的雄浑沉郁诗，一为元结、沈千运为代表的淳厚质朴诗。《篋中集》的诗作乃是“盛唐之音”的不和谐音，其总体风格游离于盛唐主流风格以外，这又主要因为这批诗作者的生活与盛唐社会生活中心存有距离，而处于社会的边缘，这批诗人诗作的存在，表明盛世的表层繁华下也存在着底层的贫困、痛苦与迷惘。尤其是安史乱起，盛唐理想主义的乐曲喑哑之后，这批诗人面对惨淡的现实人生，写下纪实之作，其社会真实性显然要比盛唐主流诗作更为强烈。元结推崇《篋中集》诗作淳厚质朴的写实风格，他本人诗作也更多反映民生疾苦，多有规讽之意，开启了中唐元白一路。与李白颀颀于盛唐诗坛的杜甫，既属于盛唐，又转变了盛唐诗歌风貌。杜诗直承盛唐正音的一面，表现为在精神上的追求进取，境界上的雄浑博大，艺术上的综合集成；其转变盛唐正音的一面，则表现在精神上由立身扬名转为忧国忧民，境界上由豪放高朗转为沉郁苍凉，艺术上由浪漫主义转为写实主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王世贞《艺苑卮言》），盛唐诗的重要审美特质正是“以气为主”，而诗歌走上“以意为主”的道路，杜甫实肇其端。如果把诗歌创造视作人的生命创造力表现、发挥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杜甫把这种表现方式由盛唐太白的主“气”转向为主“意”，艺术创造力在具体表现方式上“变”了，但杜诗中内化的艺术创造力却不逊于太白诗。盛唐社会之盛，盛于强盛国力；盛唐诗歌之盛，盛于其中内化的巨大创造力。也正是在艺术创造力这一决定诗歌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上，杜甫成为与李白并峙的盛唐诗的双峰，后世之追慕李杜而不及处又

恰在无其巨大的生命创造力。杜诗虽为盛唐之音的变调，但在其内化的巨大的艺术生命创造力上，绝无愧于盛唐诗盛中之盛者。因此，一生都在积极进取、执着追求的杜甫，仍是伟大的盛唐时代孕育出的伟大诗人，充溢着宏博阔大的盛唐精神，遇到“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而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造成极大的跌宕和反差，在社会大动荡的急风暴雨式的洗礼中，其诗歌创作更加流光溢彩，更充分地显示出其特有的价值。

一、李隆基、张说、张九龄卷

——开元君臣诗

引 言

本卷主要选录盛唐初期开元年间中上层社会较有影响的诗人的作品，这批诗人以朝廷为活动中心，以唐玄宗李隆基和名相张说、张九龄为代表人物。盛唐后期名臣如颜真卿、张巡、李泌等人的诗作附见于后。

在初唐的中后期，平民诗人大量涌现，逐渐取贵族诗人而成为诗坛主体，诗坛中心逐渐地由宫廷向社会转移，以颂美为主要功能的、典重呆板的、程式化的贵族式诗歌逐渐转换为以抒情为主要功能的、风格多样的、个性化的平民式诗歌。至盛唐初期，以朝廷为中心的上层诗人集团敏锐地感受到诗坛风尚的新变，起而应之。李隆基的诗歌以雄浑质朴的风格表现了他的气概魄力，张九龄和张说的诗歌则分别以弘远道劲和清旷和雅的风格表现了他们的进取精神和超脱品

格。一李二张以其帝王和名相、文宗的地位崇尚新风，他们对于开元诗风丕变的导引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盛唐名家如王翰、王湾、贺知章、孟浩然、王维、崔颢等人皆为二张所奖掖，而贺知章又奖掖了后进诗人李白）。而盛唐初期的开元朝臣中地位较为低下的诗人，如王翰、王湾、王泠然等，其诗或雄豪壮丽，或气度弘远，或骨格挺劲，也都率先展示了盛唐之音的新风貌。

在盛唐之后的中晚唐时期，中央王朝权威日衰，不再有象太宗、武后、玄宗那样文功武略兼备的杰出帝王来领袖群伦，诗坛中心亦已由宫廷转向社会，因此也就不再有以朝廷为中心的具有影响力的诗人集团。

1. 李隆基（一三首）

李隆基（685—762），即唐玄宗，亦称唐明皇。睿宗的第三子。因诛韦后迎立睿宗有功，立为太子。先天元年（712）继位，在位四十五年。前期励精图治，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为相，国家繁荣强盛，史称“开元盛世”。晚年贪图享乐，内惑奸臣，外宠边将，终于引发安史之乱，导致唐帝国衰落。天宝十年（756）奔蜀，传位于太子亨（肃宗），称太上皇。还京后受肃宗监视，悒郁而死。《全唐诗》收录其诗六十二首，编为一卷。

玄宗多才艺，知音律，善书法，工诗能文。初唐时期太宗爱好雅丽雍容的诗风，玄宗则提倡雄浑质朴之风，对盛唐诗风的振作不无推动之功。盛唐诗论家殷璠称他“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河岳英灵集叙》）；《新唐书·文苑传序》说他“崇雅黜浮，气益雄浑”。由此可见其审美趣尚。其诗轻文采，重骨力，成就高于太宗。如五古《行次成皋途经先圣擒建德之所》诗，显然受其曾祖太宗诗的影响，但更为挺拔刚劲。其五律凝重稳健，可谓声律风骨俱备，颇有佳作播诵人口。他作为帝王，也以七言歌行体抒写青春游乐等题材（如《初入秦川路遇寒食》），对于这种抒情诗体在盛唐的流行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辑评】

明代王世贞《世苑卮言》四：

“明皇藻艳不过文皇（太宗），而骨气胜之。语象，则‘春来

津树合，月落戍楼空’；语境，则‘马色分朝景，鸡声逐晓风’；语气，则‘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语致，则‘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虽使燕、许草创，沈、宋润色，亦不过此。”

行次成皋途经先圣擒建德 之所缅思功业感而赋诗

有隋政昏虐，群雄已交争。先圣按剑起，叱咤风云生。饮马河洛竭，作气嵩华惊。克敌睿图就，擒俘帝道亨。顾惭嗣宝历，恭承天下平。幸过翦鲸地，感慕神且英。

初入秦川路逢寒食

洛阳芳树映天津，灞岸垂杨窣地新。直为经过行乐处，不知虚度两京春。去年余闰今春早，曙色和风著花草。可怜寒食与清明，光辉并在长安道。自从关路入秦川，争道何人不戏鞭。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马上废秋千。渭水长桥今欲渡，葱葱渐见新丰树。远看骊岫入云霄，预想汤池起烟雾。烟雾氛氲水殿开，暂拂香轮归去来。今岁清明行已晚，明年寒食更相陪。

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鄆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过老子庙

仙居怀圣德，灵庙肃神心。草合人踪断，尘浓鸟迹深。流沙丹灶没，关路紫烟沉。独伤千载后，空余松柏林。

送贺知章归四明

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独有青门饯，群僚怅别深。

幸蜀西至剑门

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

早度蒲津关

钟鼓严更曙，山河野望通。鸣銮下蒲坂，飞旆入秦中。地险关逾壮，天平镇尚雄。春来津树合，月落戍楼空。马色分朝景，鸡声逐晓风。所希常道泰，非复候繻同。

早登太行山中言志

清蹕渡河阳，凝笳上太行。火龙明鸟道，铁骑绕羊肠。白雾埋阴壑，丹霞助晓光。涧泉含宿冻，山木带余霜。野老茅为屋，樵人薜作裳。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凉德惭先哲，徽猷慕昔皇。不因今展义，何以冒垂堂。

平 胡

杂虏忽猖狂，无何敢乱常。羽书朝继入，烽火夜相望。将出凶门勇，兵因死地强。蒙轮皆突骑，按剑尽鹰扬。鼓角雄山野，龙蛇入战场。流膏润沙漠，溅血染锋芒。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

潼 关 口 号

河曲回千里，关门限二京。所嗟非特德，设险到天平。

送胡真师还西山

仙客厌人间，孤云比性闲。话离情未已，烟水万重山。

过大哥山池题石壁

澄潭皎镜石崔巍，万壑千岩暗绿苔。林亭自有幽贞趣，况复秋深爽气来。

傀儡吟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纪事》云：明皇为李辅国迁于西内，曾咏此诗。

2. 杨玉环（一首）

杨玉环（719—756），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始为寿王李瑁妃，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诏度为女道士，号太真，旋召入宫中。晓音律，善歌舞，得玄宗宠幸。天宝初册为贵妃。安禄山反，随玄宗奔蜀，侍卫军请斩奸相杨国忠，杨妃亦被缢死。存诗一首。

赠张云容舞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渠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